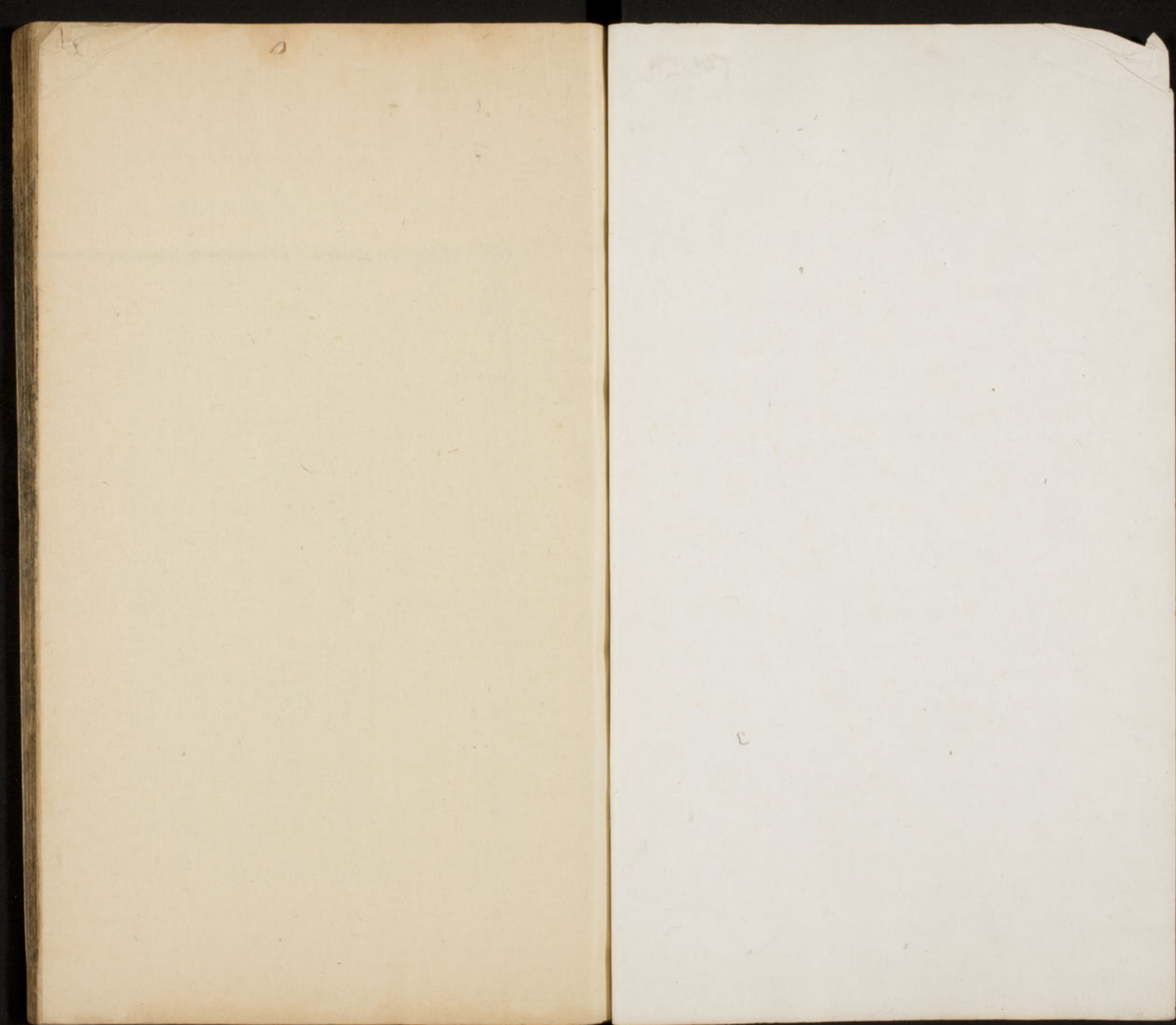


志



河渠

明監本宋史 卷二十二



志卷第四十六

宋史九十二



開禧元年三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
勅

河渠三

東河下 水河三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
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
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亦人力所開閉止言餘皆冬
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
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築立
蓋眾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書作硬堰實為回河之

宋史卷九十二

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通傳
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害者宜速其
說或見近忘遠微俸益功或取此捨彼請張疏理逐
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輿聽下滋民患積役枉
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意
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惠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意
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
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
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
不知閘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

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微俸
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
為說始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
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戩也請俟漲水伏
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
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
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閘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
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瀘州入
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

往洛陽過楊家渡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
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
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
刺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
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為州界為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鷄瓜河分殺
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督守相
視時范純仁復為右相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
令都水監與各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
有異議速以聞詔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價

深不以為然其刑上官均頗助之議之言曰河自孟
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
抵滄棧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
六塔南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
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
決南宮再決於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
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才見
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明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
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之利若令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

潰為害益廣若直開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
盡而被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
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
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
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回而
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兵安持同都水
監丞鄭係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
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
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
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宜專

委之乙亥巨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
豐間河決南宮口請議曰聖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
能回此河矣乃初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
用漢人之論俟其從漢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言大
防以空言欺非是夜其言為都水使者妻以東流之事
京東河決五百里內差天五百里外差錢應元及文
借常平倉司錢買楮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
之效乃遷安撫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勸奉
世祖以意得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塞海口卷納大
河今則宗望曰朕欲而開沙嘴決口以泄水矣

前漢景七十里堤以障光流今則云及...
子天朝是歷天不應九年為水官...
肉年幸泰山水漲霜降水落...
持以落乃可以與工耶乞遣使...
以來公赴賈...
月辛丑廣武...
歸臣曰廣武去...
中使視之...
水趨南岸今...
行按視為...
去北岸...
河...
則無...
矣

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
塌堤身二千餘步...
見今洛口約不...
南行流地步...
各橋利便外...
躬往相度...
豐...
決水官...
新下堅...
壽...
下

薄而驟於新堤亦志未易成... 岸慮有壅滯衝決之虞不可不察... 侍郎吳安梅... 丞司自... 發壅滯衝決丙... 豈長或... 止宜修繕堤埝... 却欲開澶州... 緣開澶州... 見淤塞若與底平... 口曰河何用九年

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
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
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為濟
身之計非公心為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如是將
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四聞先朝
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
案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
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
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公黃
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

卷之九十一 志之六 第四十一 七

分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
完修開之立蛾眉埽鋪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
正夫二高入其他夫數令修河官和崔三月丁巳偉
又乞於涇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
舒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
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
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共力救護隄
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偉李偉
之罪按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己
卯徽宗即位鄭佑吳女持壻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臺

復中書舍人張慙奏祈禱昨主曰河皆違神宗
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嘗行
其所無事一月災障猶塞見口止其啼也二月乃以
商英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寧州河
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二曰復中恩四
端三曰引大河自古四曰導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
堤而開東吳之積三曰開水門口能接臨河東地大
要欲隨地勢設治人得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
英等治河止蓋本意是因循事差辟官吳並罷復置
此分都水丞司是也

籌利源水後亦全河歸海今言議高三四尺宜古西
吳都水使者魯若魏則先不事身經唐之於是左
正言任伯時奏河為中國急二之議矣自古竭天下
之力以事河者蓋多矣本朝而初宋人偏見發為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其言亦近之臣不致遠引故如元世末
年小吳決滄海者又議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
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恤中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決
流中立馬頭等處築壩於河身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
使之東注陸地為壑非此而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備
備恐決滄海游泥又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

非異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備
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流行既久造日一淤幾則久而必決者勢不
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竟立堤防約瀾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宜因塘泊之岸
增設堤防乃為長策蓋聞近日亦有議者獻京師之
計不獨比年災傷在民流散公議置堤百無一有事
勢危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瀉流奔壅塞決未
必善不可改設若興二公私徒耗財非制水之舉實

自固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奉詔增置大河兵，由西路歷公邊州軍，四三武強，遷修河堤，至惡州，又北下衛水縣，下達于冀，之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道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恐其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通龍河堤，為正堤，以夏漲水較修，專其直堤，可取工四千四百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皆備取，惟霸莫州

及公邊塘，傑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警備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六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八六二千五百八十二石。一是量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鼎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若凡鳥至八十有七，廣濶幾八九，高異時，成功百兆。河之憂而首。遂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

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入夫無業場岸等處首
暨動數路高至數家破產今春得免免場合起夫
役官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一增其場岸之謂夫
天有贏餘乞詔有司應是場岸等處免此例立
高承詔曰河防夫工歲役二萬頃河之民困於調
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
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野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
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
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
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

歲月寢久侵犯塘堤衝壞必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
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
能敵若不遇有損缺亟旋增修即又至墮壞使與塘
水相連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
河溢裴信都南宮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議開撥光
源河免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
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
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六省歲費甚許
願有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任可置水
建埽謂河流自大任之東而來直大任山西而止

蓋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
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
會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
頭又有中渾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太山及東北
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
三海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
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水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
于河北京東京西靈其略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既道
之跡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後不踰時慮無愆
素人絕徑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祉懷柔黎庶呼

等者言朔野變暨近畿各鍾繁興新駕轉徙民亦勞
止取甚關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
官吏令受舉所具功力第圖奏又詔居山至大伾
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戊
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戊
辰御製橋名麻石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
流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
因亦之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慶遷工
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迴流正
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

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東強
潘天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
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而
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决口其
費不啻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
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
之患今晏永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
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經御河歸納者河欲自决口上
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
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
浸依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
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
繼月視水向著隨為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
漕臣不輟巡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高陽關路
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
戊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繼文之閣
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
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
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

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
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濟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
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
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
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渾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
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
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
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
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己亥
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籍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

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滑州河陽縣第一埽自

春以來河勢湍猛侵齒民田迤邐州城止二二里其
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兩廣
武婦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
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二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
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
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修免源河并直河
畢二降詔獎諭二年九月己亥王黼言昨孟昌齡計
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
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畫定港灣對開直河

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
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
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
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
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
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
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欽宗即位靖
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
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
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稍

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
之奧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
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
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
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
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
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
籍其姦贓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
蒼白權領都水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

鈞考簿書發其姦賊乃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
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
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運案不稔群盜劫掠民力
困弊乞董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
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為汴首受黃河之
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
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率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
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實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
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

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
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且前度地形相
水勢為口以通之遇春自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
役者多溺死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導洛水自礪然與泗水合入于汴
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
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
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准孟丁
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士千人復汴口
六月宋州章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毫丁夫四千

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宋城縣以
本州諸縣人夫二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六月汴
水決於儀縣帝乘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
曰東宮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
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濘中行百餘步
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與叩頭懇請回馭遂捧
輦出泥濘中詔典督吏卒數千塞之日未昕水勢遂
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觀玉芝臣皆泥濘沾衣知縣
宋炎亡倦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
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

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尚侍巨休水疏
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請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
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孟津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皋對孟津也云黎陽
山也禹以大河流注中國為害最甚乃鑿山立堧二
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之南流至孟津
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自孟津西
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注天末竭石入
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陸不至于大陸降水為河也天
陸則邢州鉅鹿澤也五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也

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滎州今言一河言道
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嘗以廣曰居
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滎州河是也禹又於滎澤
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道儀
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
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黃帝渠
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西出河之溝亦曰
荈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宗謁者王吳始作浚儀
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
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置石爲門以通渠口

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
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
邲邲又音渡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
東經滎陽北蒗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
西二十里三臺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
汴水自兩城間小渠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
唯汴渠首受滎水謂之鴻渠東晉八和中桓溫北
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
浚此渠始有濬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濬
濬爲濬陽帝八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謐發河

淮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
渠又廢淮而兵六十餘萬開邦濶自山陽淮至于揚
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
下利於轉輸晉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
魚鹽穀帛多為夏雨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
開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漕漕運唐初
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牛章言漕糧
卿言江淮担船自長津西北決鴻溝轉輸納於河
陰倉嘉太原等倉凡三千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
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

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
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
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
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
皆分軍守徐州臨渴口梁崇美阻兵襄鄒南北漕引
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浚漕路自浚儀西十里
疏其南漕引流入堯邑漕經蔡河至陳州合頽水是
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畝流培
岸則功用甚寡又慮毒之顯有水道而平岡巨其中
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

里而已則江湖餘嶺而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閩經唐壽津頓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沂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惟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羨天下之平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暗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

之下貨悉由水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
帝開明以奉遊維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
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年
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
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
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
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遣使乘傳減汴口
水勢既而水咸阻滯漕運復遣使浚汴口八年六月詔
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
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馮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

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
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崖闌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
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
以宿亭丁夫充計減功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
作頭踏道僻岸其淺處為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
河道止用河清下邳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
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
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
官負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
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

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
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
京城西賈陂岡地淺之于護龍河六年句當汴口康
德與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
三宜廢去程符界北岸請為別竇分減溢流而句當
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
輿言修河變地為並灘農戶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
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二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
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為常舊制
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楚丘八作排岸兵負土列

河上以防河過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漲
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
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
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亦
水淺溢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
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沛口或岸闊淺漫宜限
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水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
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為未便宰
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
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捐岸成而言者始息舊

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者
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餘
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二四日而
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栢嶺下管河
之衝其便利可當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
轉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北
院使中太一官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
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五
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
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

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一舟運糶米兼以小麥此乃大
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
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捐之餘故國家於漕
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漕
恤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
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
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
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
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乎之言為王安石筭也
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經府界開田安

石力主之本既盡或至乾流公私重舟不可造者
閘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
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元子奇奏議冬不閉汴口
以外江網運直入汴至京慶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
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是後高麗入貢令汴汴赴關
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
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元視兩口水勢擬
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疏言些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
昌言請塞些家口而留兩口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
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汴河自南京至

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里
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
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些
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
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
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
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把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
然請候今冬疏濬畢將把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
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
導大抵皆無其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志卷第四十六

宋史卷九十四 志卷第四十六 內容文字模糊不清

志卷第四十七

宋史九十四

開禧間一且晉國書事留書君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光等奉
勅修

河渠四

汴河下
並水河

洛河
白溝河

滎河

廣濟河
京畿溝渠

白河三白溝
鄧許諸渠附

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
閉修堤防通漕纜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
入汴惠黃河啣廣武山頂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
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
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

知都水監丞晝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索水
出嵩渚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二十六尺
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
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堤為塘滲取河水
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
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
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
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
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于汴渠疏奏上重
其事遣使行視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

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
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
里置水一以駕機為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
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為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
及三十六陂高仰處濬水為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
以之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于黃河
上下置牐落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
水澗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異漲即以魏
樓築澗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工有餘仍
已修護黃河南堤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

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徒之無主者官為瘞歲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元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高堤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開汴口徒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三年二月來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濇乞狹河六十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五年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

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十月狹河畢工六年八月范子淵又請於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修堤及壓埽堤又新河南岸築新堤計役兵六千人二百日成開展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後兵四萬七千有奇一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言汴水增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水致開决堤奉命近京惟孔園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曹斗門雖可泄入廣濟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築高埽鎮善城水河汴河北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埽開生河一里下合入刀馬河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

王詔從其請仍作二年開修七年四月武濟河廣八
月詔罷壩開縱其分流止護廣武三場壩亦元祐元
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城外創置水
磨因此汴水淺澁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
流汙漫無歸漫損民田一百二百里築敗漢高祖墳額
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教尋詔畿
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水
患計一月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
水止得五日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願二
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

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
入不過四十萬貫前二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
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與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
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斬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
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恠甚非陛下勤鮮民
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定磨任民
磨茶三月報又乞命汴口以京州縣各具水磨石
頃東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磨可具不可具罷
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充慈惠八月辛亥
罷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奏以京州縣各

本置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蓄幾何
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奉主奉古者以宜
曰可還即命元直聖恩深厚幸甚民所
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
近水置為兩水浸淫未得耕墾知鄭州
稱自宋用臣與置水置以來元未曾取以
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置以便失
月遂罷水置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嘗
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如聞其說則可喜及
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
往來其間

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
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
關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
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
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
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
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歎罔朝廷
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
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流
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

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令之計宜復為汴口仍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日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獨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貨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

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折其三分之一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土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真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頃旱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工但開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及開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若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

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本事者按地形水
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未乃遣導河水入
汴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
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辰溢
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沈之相度築欄水
爲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非但數年水又
大溢注于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爲一則清汴不遠矣
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方督作
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
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

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
可以別開新河道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
微詔安持等再按視之十一月李彥言清汴導溫洛
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
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
廣武埽首所造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
吳村河臺址增修疏導回黃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
法堤可以舒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安持
覆核以聞十二月甲午三司尚書蔡京言本監歲計
管籍東南諸道今年土供物至者十無一二而諸口

已開臣員請置司場奏乃標自元豐二
年正月庚戌用言亦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
發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
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
道清汴本意今欲下日處此放水歸河水不閉塞及
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山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
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二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
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奏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章
運是言西京鞏縣河陽沁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

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
緣禹跡昨自宋用臣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
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埧埧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
况諸埧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為之計患起不測思之
寒心今如棄去諸埧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
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决
溢之患望遣諸河亭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淤
舊以黃河水為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埧口四年閏二
月揚瑛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
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瑛

經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五月乙亥都提舉
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為洛口名汴河為
清汴言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澗溢而助
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建上流
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像元豐已修狹河身
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
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
知樞密院事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蓋有
深意元祐中盛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
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十三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元符三年徽
宗即位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浚之大觀中言者論
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河及築築堤阻遏
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數郡兵夫其間
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狂妄生事誣
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自知州降
充宮觀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
民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即李綱
奏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

倉猝遐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激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採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司言近因野水衝蕩沿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後河清功力不勝望俟農隙顧夫開修從之五年十二月庚寅詔沿汴州縣割添欄河鎖柵歲額

公私不以為便其遵元豐舊制靖康而後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咨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洛水貫西京多暴漲漂壞橋梁建隆二年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甃巨石為脚高數丈銳其前以疏水勢石縱縫以鐵鼓絡之其制甚固四月具圖奏上降詔褒美開寶九年郊祀西京詔發卒五千自洛城築

市籍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鎮運便之其後導以通
汴

蔡河貫京師為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
閔水自尉氏歷祥符開封合于蔡是為惠民河洧水
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
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令堅
白鴈丈八溝京索令西河褚河湖河雙河蔡霸河皆
會焉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也為水之節啓閉以
時太祖建隆二年四月命中使汲蔡河設斗門節水
自京平通許鎮二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

水南入潁川乾德三年十一月令陳承昭率丁夫數千
鑿渠自長社引潁水至京師合閔水潁水本出密縣
大隗山歷許田會春田及霖雨則泛溢民田至是渠成
無水患閔河益通漕區太宗淳化二年以泥水汎溢
漫許州民田詔自長葛縣開小河導潁水分流二十
里合于惠民河真宗咸平五年七月京師霖雨漕道
壅惠民河溢泛道廢不廬命知開封府寇準治丁開
古河泄導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開封府言局民縣
惠民河決遣使督視治泰二年四月開州言州地墜
下苦積潦歲有水患請自許州長葛縣治底水河及

補蔡村舊河以入蔡河從之九年知許州石晉請
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門引沙河以灌京師遣使
四月詔遣中使三惠民河規畫置壩于以通舟運
宗天聖二年二月崇德副使巡護惠民河曰承說
議重修許州合流鎮大堰斗門初開咸水河道漕
省迂路五百里詔遣使按視以聞五年八月都大巡
護惠民河王克基言先準宣惠民京索河水設小緣
出源西京鄭許州界惠民河下合播瀼白鴈溝京索
河下合西河湖河雙河縹霸河丈八溝各為民間截
水蔣稻灌園宜令州縣巡察七年王克基言按舊制

蔡河斗門三板湏依時啓閉調停水勢嘉祐二年正
月開京城西葛家岡新河以有司言水大入
京城請自祥符縣界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
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以紓京城之患神宗熙寧四
年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堤狀水以助漕運八月三
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旂言水以備淺涸詔從
掌其事六年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儒言議者請置
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八年詔京西運米
于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堤置旂引
汴水入于蔡以通舟運河成舟不可行尋廢十月詔

並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九年七月從其修言
其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橋
入副堤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築
直河身及於染院後築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
京索河實為長利從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
言惠民河修築河次下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
大觀元年十二月開淇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
吳擇仁之請也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
畿監司視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皇朝陳留曾濟鄆其廣五丈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
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浚之三月幸新水門觀
放水入河先是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遂詔左監門
衛將軍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
蔡河水通城濠入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建於五
丈河以便東北漕運公孫臧到三年正月遣右龍武
統軍陳承昭護修五丈河棧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
十萬乾德三年京師引五丈河造西水建太平
興國三年正月命參知政事丁夫浚廣濟河真宗景德
二年六月開封府言西京沿汴萬勝鎮先置斗門以

咸河水今汴河分注河水入廣濟河是塞不利李曰
與斗門本李繼源所造屢詢利害及為始因京察
遇雨即汎流入汴遂置斗門以便通漕若遇塞塞復
慮決溢因今多用巨石高置斗門水難善大而會
亦可咸去三年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
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湖漕路役既成遣使
覆視繪圖奏上帝以地有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
埭又歷呂梁灘積之險非可漕運罷之仁宗天聖六
年七月尚書馬部員外郎閻照慶言五丈河下接濟
州之合蔡鎮通利梁下漕近者天河決蕩溺民田壞

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請治五丈河入夾黃河
因詔貽慶與水官李忠規度計功料以聞神宗熙
寧七年趙濟言河決之虞運自此物賦傷農宜議興復
以便公私詔張士澄物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堤
岸司言欲於通津門汴河岸東城隍三十步內開河
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八年又遣琰同陳祐甫因
汴河置滲水塘又自磁置斗門置堰堤八滲水東西
貫廣由咸水河注濶澤陂皆為河之土源九年詔修
元類滄粟京東仍修壩岸為啓閉之節九年三月詔
置廣濟河壩神元豐五年三月吳安撫奏置

運司移土供物且淮陽軍界大汴以清河運道三為
名命蔡士澄都大監嘉祐三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
而上真清河汴流大汴遠近險易整然慮之善是詔
監司詳議七年八月是年大舉汴河堤岸司言京東
地當畿粟可漕獨患河漑若因修京城今役矣近汴
完土使之成渠就利所不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
一舉而兩利也從之哲宗元祐元年詔斥祥符舊澤
陂募民築田務置水墮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
置槽架水墮入咸豐門門可以為廣濟淺澁之備三
月三省言廣濟河葦遠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葦

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
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
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
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也自榮陽黃堆山其源曰
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
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汴年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
抵都城西架其水橫於汴設斗門入後溝通城濶
東進于五丈河公私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屋
後苑內庭池沿水管至馬開寶九年帝幸自左掖

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為大輪澗之南
注晉王第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庫使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
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確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
又累石為間葺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東
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水
河透水槽阻礙止下汴兵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
別為一河引水止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
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
源先是舟至啓一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

起字坊引洛水一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
入禁中而槽廢一然舊惟供洒掃至徽宗以和間容佐
請於七里河開一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
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重和元年六月
復命藍從熙孟德等增堤岸置橋槽壩一障水水道
水入內內庭池一無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一築
亦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一助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一纒勝百餘一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一元澤一

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縣呂昌曰是
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
光澤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
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員外郎又令自襄
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
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
水為源做真楚州開平河置牌則四時可行舟因廢
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
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遷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溝
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文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
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與會同
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淮河至千若八百
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始相視仍
請發羨穀以助田疇并京東汴河所流河溝之害
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賦事亦甚重不若
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報夫修治而白溝之役
初王安石後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言白溝
不可為而始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

若可爲即...
年十月...
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
二年五月...
年分遣...
先是京都...
者高...
是集無...
使謝德...
太一宮...
積水...
陳留...
毫明

清河五年二月帝宣示...
幹轄仍令...
入作司...
廂初置...
富及勢...
班閭門...
京宿...
高下...
役均...
狀及水...
不...
行...
有...
害...
民...
田...
者...
被...
官...
吏...
之...
罪...
令...
償...
其...
費

卷之...
第...
頁...

三約束官吏毋敢取六畝財貨入己四嚴令佐州守
碎有能勸課課民自應工講治不致水害者敘為勞
績替日與家侵官功績尤多別議重賞立民或於古
河渠中修築堰堤截水取魚蟹至變壞水濱暴集河
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
廣深丈尺必校三方以所出土於溝兩岸一步外築
為堤埝七凡溝池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
此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為率有廣狹不等處折
計之則畢土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池在民田中久
已淤平今為賊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為除其

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
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纜二三項二三年
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
功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
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
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講賦元豐五年詔
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
泉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
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
水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俟治橋梁毋使病涉

白河在唐州南流入漢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西京將
還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堰興水入石碣
沙河合蔡河達于京師以通湘潭之漕詔廢唐舊
議許蔡陳鄭丁夫及諸刑兵凡數萬人以于箭庫使
王文寶六宅使李繼隆內作坊副使李神祐劉承珪
等護其役塹山陘谷歷博望羅渠少柘山凡百餘里
月餘抵方城地勢高水不能至能獻復多役人以致
水然不可通漕運會山水暴漲石堰壞河不克就卒
陘廢焉端拱元年供奉官閻門祗候閻文遜苗忠俱
上言開荆燕城東清河至師子口入漢江可通荆峽

漕路至襄州又開古白河可通襄漢漕路至京詔八
作使石全振往視之遂發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漢江
可勝二百斛重載行旅者頗便而古白河終不可開
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淳化二年秋縣民杜思端二
書言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溉雜糶田歲
收三萬斛其後多歷年所石堰壞三白渠水少溉田
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度判官施遵業率民用楠
穰笆籬棧木截河為堰壅水入渠得乘之民頗獲其
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咸治堰所用
復取於民民頗歎數使無能固乞修古制謂丁夫修

疊石要可得數十年不壞所謂者勞不逸夫誰能之
遣將作監丞周約已等董其役以用功尤大不能就
而止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孫鼎陳堯叟王鄴白
渠利害按舊史堯叟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鄜口至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歲收一鍾白麥
亦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水長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渠溉田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所存
者不及二千頃皆近代改修渠堰浸墮舊防錄是灌
溉之利絕少於古矣鄭渠難為興工今請遣使先詣
三白渠行視俟修舊迹於是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祿寺丞何亮乘傳經度選寺使還言周覽鄭渠之制
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
亘山足岸壁頽壞墮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
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
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
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
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今增
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
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
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

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樂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
即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泉舊有石堰修廣
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唐壞曰久社思淵嘗
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
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歲夏水潦木堰遠壞
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畝重困無有止息
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
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
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
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徃復甚便又言

鄧許陳穎蔡宿萬七州之地有公私閑田凡三百五
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民力不能盡耕皆漢魏以
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創墾
闢之地內南陽界鑿山開道疏通河水散入唐鄧襄
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防壞大者長三十里至五
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
者長五十里至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
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觀見者皆增築陂堰勞費
頗甚欲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
漸圖建葺時著作佐郎孫元德監三白渠認見依選

等奏行之後自佛山之南移治涇陽縣其七州之田
令選於鄧州募民耕墾皆免賦入復命選等舉一人
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未幾而罷
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威陳闕中
河渠之利請遣官行鄭白渠與修古制乃詔太常博
士尚質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質言鄭渠久廢不可
復今自介公廟迴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吠涇
可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經久可以不竭工既畢而
永利饒足民獲數倍

志卷第四十七

志卷第四十八

宋史九十五

開禧儀司社國鑾國皇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教養院等奉
勅修

河渠五

漣河 漳河 滹沱河 滹沱河 滹沱河

滹沱河

河北諸水 岷江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洛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

河合流其後變徙入于六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

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惠相視四年開修復役兵萬人

粟一百六十二萬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彦博曰足財

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日河久不開不

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官一也今登夫開治從東從西

何利之有三安石曰使漳河不白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等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惠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長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備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入天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然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朔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洛州謂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舉寬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洛州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為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漳河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新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

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為慮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壞淤塘濼煩文在復無所通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三千六百萬若治程助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助於真定府中渡創設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助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立股河故命彝助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策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亦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浸沮洳費工本多不若開為欄堰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

入五股河復改道元使遂命河北提舉程德裕草皮
公弼提舉常平三度屬編教視二人議廢詔調鎮趙邢
洛磁相州兵夫六萬壽之以果食後入役三年正月
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產粟未
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
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
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
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焯相度如可就
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取遠州縣量減差夫
而輟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後二日琦又奏御河漕運

通流不寧歲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
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
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官昉
副使四年命昉為都水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
瑒言衛州沙河漕沒宜自王供婦園濬引大河水注
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各閉其利有
五王供產急流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
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
門各閉無漕運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
來通內中

大河之險也一舉而五利附焉南發卒萬人一月
可成發之元年秋助奏畢功中書發論賞帝令河北
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慶賀十月彥博
言去秋開書沙河取黃河行運發通江淮舟楫徹於
河北極遠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
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
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
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
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六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
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

濟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觀今始初冬已見阻
滯恐年歲間及壞矣來行運億謂通江淮之漕即亦
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
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
京自北京和雇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
於御河裝載赴邊較其省一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
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承使於北京黃河新堤開
置水口以通行運其業元時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
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遣使差遣巨費後修塞所費
不貲大名恩植其人至今瘡痕未平今奈何及欲開

口導水耶都水監雖本所屬相視而官更恣忤是謀
之官止作遠延回報謂俟修固後河堤防方議開置
河口沉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
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疆官相視利
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違言僥
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
無遺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可令在安輩積實生
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之舊例放舟船實
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
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管給茶貨以

至應接沿道推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
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
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渡道口下卸倒裝
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言於衛州西南循沙
河故迹決口置埽壅要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
郡倉廩有與役至皇太后用錢米功料一百萬有奇今
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廩粟一千七百餘人
約賣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總百餘日所過船
載六百二十五兩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
餘步沙河三石民田淹沒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
石

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六者衛
 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三供向者之會所以捍貢
 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宛樊引河而置牌之地繞及
 隄身之半前之三人云會慶者八年後大水亡至方
 生盛時浚浚有年與者今河流平順三年矣設復發
 水暴漲則河身心在牌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
 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巨惡蓋二湖之禍不特在
 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
 歲所濟船抵其數止此而萌等歲不測之慮積無窮
 不貴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

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堰墾新口存新牌而勿治
 廢可以銷淤激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
 分由此河轉粟塞下則費關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
 未嘗何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堤防司
 言御河被隘堤防不同不長然大河分水乞令綱運
 轉入大河而開成於曲既修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
 周輔復請開導以通漕運及今而海舟船至滬是時
 每有一議朝走車下水官相與或作或輟迄莫能定
 大抵自小吳場決大河先流御河後為滬水所冒亦
 或湮沒昔宗組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蹇周輔奏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奏前都水丞李仲提舉
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都水丞司開
導清縣堤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
開置十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壽軍積水入御河祐
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
廬舍旬用夫七千銀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
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
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瀋河
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
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檢

柳為椿水

塘濼綠邊諸水所聚因以限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
撫司皆營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
淺深屯田司李甲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距海岸黑
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殿船院及淀方淀為
一水衛廣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
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軍為一水西合
龍軍海陵人浚燕丹滄大光淀蓋宗院為一水衛廣
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三里其深丈餘或六尺
東起信安軍永濟軍西至龍州合口合水及淀得

勝族下流旋小蘭旋亭子旋大蘭旋為一水衡廣七
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
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人毋業合羅界旋迴旋為一
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
並塘岸水曰吳汝故亦曰吳德中與丹南牧以霸州信
安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北雄州合百水旋黑
羊旋小道旋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
十三其深八尺或九尺自北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
蓮花旋洛陽旋牛積旋池旋疇旋白羊旋為一水
衡廣七十里縱二十里其深一丈或六

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旋至保州合齊文旋
勞旋為一水衡廣二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
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高沈旋
河為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或三尺曰
沈荒泊自保州四合鵝距象尚泉為稻四方曰衡廣
十里其深三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年以黃憇
為判官始開置也田業是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
之凡並邊諸河若海元朝廢承濟等河皆匯于塘天
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也顧于沿邊屯田司而嘗戰之
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吳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

宋史卷九十五 地理志 塘

自邊吳定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是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見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報卒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殺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定至泥姑海口綿亘十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歧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路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定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濬高厚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邊四三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立荒相繼我棄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關方田道四廢四面穿濬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鑿坎交錯兩濬間原田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築堤泉分注濬中地高

則用水車汲引灌漑其便願然劉志和廣信軍與楊
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數平與
懷敏漸寢方田侍宗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
麓以法補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後劉平去自是懷敏
猶領屯田司遷自益廣至吞沒民田湯滿丘墓百姓
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
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雒州又請立木為水則以
限盈縮實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於
石塚口導水濟河水以注緣邊坊汨請免所經民田
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

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曆二年二月己巳
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寨長堤填塞隘
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於猜嫌慮難敦於信
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寨塚壘開決版塘畔緣霖潦
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葺豈緝猜嫌
以虧信睦遠使劉六符嘗謂曾言曰南朝塘深何
為者哉一葺可於若葺可平不然決其堤一萬土囊
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謂濶之地以塞穴常聞三洪辰
對曰兵事尚美彼誠有謀不應以葺敵此六符嘗言
爾後險守國先王不虞且祖宗所以限寇騎也帝深

然之七月莫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旋已前開歌者
 並依舊舊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
 決漫壅塞量三六夫取便修葺築道非將零碎別至
 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
 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
 與契丹約罷唐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其事自是
 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羨皇使契丹有
 詞而高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敏家奏曰前轉運
 使沈龜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而塞之知順安軍劉
 宗言閉五門樸頭港下赤大渦如竹林口漳河水不使

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曰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
 如此不謹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
 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
 本籍保州懷敏唐塘水侵皇朝遠祖境近聞詔旨以
 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勸薄國體不喜物論駭
 嘆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州趙德言屯田司當
 徐河間築堤斷水善堤具存可覆視也宣開水實六
 十尺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決毀寨刑獄
 張問言視八州軍塘出二為堤以高西山之水涉夏
 河溢而民曰無患亦為石為神宗嘉祐元年正月復

汾州西河濼濼善平城東四十里歲旱以濼民曰
兩以濼水又有濼魚之美之利可爲貧民願導使
三沿濼爲田人不以爲便至是知濼御史劉定請復
之是歲又遣程昉論邊臣營治濼必備守禦五年
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二百里
夏秋可被濼遇冬則水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
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
施力耕種益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
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
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爲國亦非計

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
官言程昉放濼沁水大壩墮壞濼塘濼失險固之利安
石謂濼沁舊入邊吳汝新入洪城淀均塘濼也何言
不言而今言平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六年
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使田使閻士良專
興修濼橋口曾濼東塘汝濼外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濼爲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濼塞程昉嘗請開濼已
濼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總御河引西
塘水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
司上制置沿邊沿邊塘築堤道條式圖請行邊郡免

田司又言於沿邊軍城植柳葺廡以備邊用而發之
九年六月高陽關言信安乾寧等寨濼昨因不收獨流
決口至今乾涸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
狹淺深具圖本上年正月甲子詔此修築河北破
缺塘堤收匱水勢其信安寧等處因塘水咸涸退出
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
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
况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若前世之比惟是塘
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力增修自非地勢高
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濶廣用謹邊防蓋功利近

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
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
可儲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為名哲宗元祐中大
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濼為言事見前篇
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儲水為塘以備汎溢留
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
玩歲久墮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
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
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
淤澱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

自是堤防廢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濟分行河道於遼境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鷄距河五十里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收田此路入每歲數獲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許泊瀆溝

洫益樹五稼所以實地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役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闕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成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部止令葺營壘營口之議遂廢淳化二年徙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州石塘嶺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為一汭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莫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強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遷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運使張觀不辭軍判官林伸東

光祿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時言地
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增等直躬考實而增等
卒如時言伸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
督成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
用實軍廩且為備禦馬初臨津令黃憇上封事盛稱
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李周承翰屢直張從
古同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事初以憇為大理寺丞充
屯田判官其所經畫悉如憇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
戎軍王能請自姜女廟東引鮑河水北入闡基淀又
自靜戎之東引北注二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

而南又壅使北流而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
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
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
濟等言役成可以連糧漕隄遂請帝許之獨鹽基淀
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詔莫州部署石晉并
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昔引軍壁馬村以西開鑿深
廣是以張大軍勢若建城壕濬悉如此則遼人舍卒
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耿望開鎮州
常山鎮南河水入洺河至趙州有詔褒之三月西京
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元姑海口章口復置海作務

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鎮平州機事異日王師征討
亦可由舟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民
與遊人往還遠人嘗泛舟且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
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
便罷之景德元年北西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
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為渠直滄陰縣東六十
二三會以河徑遠吳泊處入于界可以達方舟之漕
又引保州趙郭堰入河亦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
自是朔方之民灌溉既益大蒙其利六月詔滄州
乾寧軍謹視子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

溉廕四年五月知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
接界河罷之因下詔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
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
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
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
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並
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
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
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

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堙沒瀕江圩捍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

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一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比陽縣或云紘之木渠統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捍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為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為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

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為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埧堤防之類以障水滂或疏導溝洫畎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彛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馬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

為不耕之地如五里溝 和於汴水飲於汴河兩岸

子門港其餘亦分爲五里一不及引東索河并三十六

文瀾溉田詔叔獻舉兩對府界常平使行之而

者作位即揚以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澆田而耕

丁年之民大被水患都監或以爲并三年三月

而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地

安石曰必欲任爲常以揚以爲都水監今等事

況立張書何能辦事七月帝聞於國多使民曰

字今內侍馮宗道往觀宗道以說帝爲安石

安石權都水置丞提舉治汴淤田九月八月遣

安石內侍馮宗道往觀宗道以說帝爲安石

五原三條乘驛經靈涼州八天溝故迹初世
陳州項城縣界萊河東岸有八天溝或謂或謂
東去由穎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因其故道
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流諸百天等故道
行濬中泰布灌既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
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事可
試八天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穎萊河濬遠故
并水東下天與水曰勢既分水以益萊河又備
修神以限之與昔亦謂惟無備用永即亦可并
可復矣故中世而後河濬四年二月帝幸河臣

田甚佳有米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
里無益謂其濬如耕與曰就
其國可再淤尊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紀
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竟無保甲人
益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者謂之知獨王安石
曰慶率之變陛下所食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
舍為濬濬田保甲不相謂此非待至明而
後察也十月帝知萊州元孫知文知言開修古濬河
一百六里濬田六千六百餘頃民已獲利
處州縣欲增稅詔三司應與修水利濬萊河

增稅五年二月候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水國渠引湍河水灌漑民田失邵信臣故路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宜置程昉領其事昉察河去疏土築為巨堰水行再里以會霖雨豁谷合流大漲堰下土流惡莫能禦由此歲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行此為享其利後必樂趨三

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畝澮易治書所謂濬畝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因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濶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麟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

渠王安石請銷常平息錢助民興作帝曰縱用內帑
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
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垆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
水碓碾碓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替善大夫蔡
蒙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
石以為長利頌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
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
序周良孺與六一任皆實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
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鹵瘠薄乞淤溉候淤深
一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

河北提舉常正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
帝以問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
官同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
是進呈宗師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
曰此小失何罪但不知淤田如何爾安石曰今檢到
好田萬頃又淤田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
喻帝曰昉修漳河滹河歲決修漳沈又無下尾安石
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他日帝諭唐太宗
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
閑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

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佑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使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

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高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上田授本州司土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以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璠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綰言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陵墓陽武縣曰已役夫四五千萬後以地不耕然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之與元役乞加檢劄詔開司初元檢計檢看官了未同知諫院范百祥言司農寺亦未盡逐三年完農於同州朝

四百八十一
邑縣軍賦黃河溢矣曰等處地及被河水而墾地
高原不能及乃雖在動邑縣長營鄉永營等社千
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蠲被水戶夏稅是
歲知羅州簡充團募流民治漆水堤八年正月程昉
言開濬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更爲額別爲
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米糶饑民
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水災曰李孝寬言礮山漲水甚
濶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尋旬從之深州
靜安令任迪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漕沱胡盧兩河
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漑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遠陸地
爲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
民憲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轉引泚水並京山
直北道下至北關并自道遠徑熟羊峯導渭河至軍
塹田詔民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
往五月乙酉右班殿直韓嘗修內司楊安言開封陳
留成平三縣種稻云於陳留界嘗開河下口因新舊
二渠之間脩築水塘用碎甃築壘壘堤五步以來取汴
河清水入塘俾流從之七月江寧府元縣三德寺
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百餘畝是歲禿奔水太原府

章澤吏守一修晉祠水利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
中尉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約二千餘頃下司馬
實九月奏未接舉出言解頤張景溫言陳留等八縣
陂池可引黃汴河水淤澆詔次年差夫十二月癸丑
使叔獻言劉瑋相度淮南合與黃水利僅千餘餘頃
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募民修築
埧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一山高下旁有川谷
每春夏大雨眾水合流濁如黃河卷山水俗謂之天
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里村旁有馬廐谷水
嘗誘民置地間淤於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言天

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
之田皆為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續歲水利圖經二卷
迄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
七斗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投至三兩石今巨權領
都水淤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
為利極大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溉
者於是遣都水監丞耿璠淤河東墾田十年六月師
孟疏引柳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
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
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百

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
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路官
私膏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計之四月詔
開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牙堤之類民力不給
者許借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體量安撫黃魯言梁
山張澤兩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汎浸近城民田乞
自張澤灤下流滯至滑州可壅壅滯後之十二月壬
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
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澆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
朕取淤上親嘗極為潤膩二年道落通汴六月罷沿

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二年
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
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為民濬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十
頃以上者遞賞之勿刻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
知陳州胡宗愈言本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詩蔡汝
鄧西京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自陳州沙
河蔡河同入潁河不能容受致境內諸高陂澤今沙
河合入潁河處有占八丈濬可以開濬分法蔡河之水
自為一支由潁河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凶

四
滂不能壅遏詔可徵宗是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
敕書略曰熙寧元豐中諸路專官提舉官無領農田
水利應民田堤防灌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
弛慮歲久日更墮壞命與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
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初修水之政元祐例多
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荒閑可耕膏腴可墾陸
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脩灌溉可復積潦可浚圩
埧可興許民其陳利害或官為償貸或自備功力或
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顯著優與推恩
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政令詳立法
之意非徒為穿塞開道脩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
皆在所當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
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
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道江今為永康軍漢代所謂秦蜀
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
外今陽山江大旱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
益間夏潦淫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
以分其勢一水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自永康
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

三百八十八
減而耕桑之利溥矣皇之
流過北曰都江口置大
堰疏北流為三日外應
流才康之道江成都之
新繁而定于懷矣之會
堂東北曰三石洞漚道
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濠
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
曰馬騎漚導江與彭之
與多之崇寧成都之郭
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
陽三流而下流別支分
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
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
曰倉門自三石洞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岐義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曰詹村曰

文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堤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言流故道以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之趾舊鑿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修侍郎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滯泥沙石壘委多歲歲積歲暮水落築隄壅水上流春正月則經工歸治謂之穿洶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舉縣丞置籍凡堰高下開狹淺深以三壘為一壘或六壘一壘及監

臨官更始皆建於善爲經計者嘗稱其於四年又因
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無以以致決堤者蜀亦如
之大觀二年二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
灌勞則疏導設無水旱蒸歲計修堰之費曷調於民
工作之人並緣爲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
妄有檢計大爲工費所剽空賊論入已準自盜法許
人告與元府褒銀各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
瀚每春百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六力修葺後經
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霖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
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慶奕謂若全洛水戶修理農

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
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佃民從之興元府山河堰灌漑
甚廣世傳爲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
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周疎
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
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
渠六十五復見古跡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淮南鄭
襄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爲膏腴四川宣
撫王炎表稱其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二日九...

志卷第四十六

開寶間議在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九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將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繞水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迫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錡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示

志卷第四十九

宋史九十六

開寶間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丁夫及鄉兵九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將

其役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在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

州丁夫及鄉兵九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將

其役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

上言州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繞水曰三百餘

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迫急多有沈溺之

患雍熙中轉運使劉錡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示

宋史九十六

亮而受其膏澤岳巖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九六十
里舟行與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我北有後湖
從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九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
萬舊流之利遂廢令欲改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
疏為差陂以蓄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艾養魚蠶
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
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
路歲漕自真陽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
力罷於岸挽官私船艫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
緣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

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部中
梁楚閤門祇候李居中致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
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
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闔堰水入漕水軍漑民
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
詔杭之長家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
以管轄河塘繫街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
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准之請也二年三月甲
申先是凌民贖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廟而

四百个
不用及因濬河隳敗言涇函石牌石礎河流益阻百
姓勞弊至是言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濟
縣令郊曹言言
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溝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漑
而幕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
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
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
畢治矣十一月命重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
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
復言制西涇淤淺涸當濬漕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

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九
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
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
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州虹
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逐
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
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水漂
居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
斗門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置書獎論六年正月
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闢十

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
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
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
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
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
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
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
已數千里而覆歟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
蛇浦下屬洪澤鑿左助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埭
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

甫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
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
用節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濬河底引淮通流形勢
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
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損數年所損之費是濟此
後帝曰損費尚小加人命何乃謂六十萬開治既成
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增國初之奇同知
樞密院奏淮水漫溢極利堤岸漸成整頓請下發運
使文蔚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三營在堤
言無量等州宜開濬並置十門以復民田詔從之

開六年十月清真帝還河哲宗元祐四年知開州蘇
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輪以時啓閉其後京一瓜洲
轉生曾置神是歲知杭州蘇軾清苑山鹽橋二河分
流江潮及西湖水起堰輪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意水
泉鼓苦唐刺史李汝建道由海作六井民以是用水
白居易復舊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
交葑自唐及錢氏復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
於河泛溢閘閘三年一清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
廢軾既濟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

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
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京于牛驢
梓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
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陵入若
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輪以時開閉通放舟楫官為
長制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
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碇石志濬並置守位為
修護勸誘食利八戶修葺任滿籍其勤惰而賞罰之
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鼎言
八里河今貫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公海之水

運使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五月知澤州
王念建言呂城濬當宜卑水入澳漕注時身以濟舟
若舟否至而力不給許量差奉為其力為之監
官任濬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濬者罰守貳
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
開修楚州支家河導連水與淮通賜名通連河二年
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濬畢工先是兩浙轉
運判官曾老蘊獻澳濬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
在度立啓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
濬通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

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濬
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濬凡常潤杭秀揚
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
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
千有奇為緡錢糧斛十八萬二千六百之置幹當官
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
言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
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一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
遇潮沙淤礙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
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通明河

字四...
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寧三明年
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
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
究實按罪反蒙推賞何以嚴懲百姓怨咨乃下本路
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江後夫五萬
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
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於元相度官轉運副使
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
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令
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備詢民吏皆謂欲去水

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
所歸自大湖距海有三江有濬浦能疏滌江浦除水
患猶及掌耳今境內積水視一歲損二尺視前歲損
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
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
司與諸曉水勢精疆之吏備詳江浦詳究利害假以
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
貸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
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
詔曰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
辨矣九十六

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蓋司選擇能臣
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好岸以聞於是復
詔陳仲方為蘇州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
月詔常州府屬宜河淤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二年
兩浙鹽司言承詔案古迹道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
復置十二滸其餘浦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
田被水園勸民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
三江或非禹迹又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
諸司再相度以聞四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
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

蘇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當
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之十月工部言乞如兩
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潞水之地立堤防之限
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依周官遂人
築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可政和元年知
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官稼比疏新
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
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
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初立好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
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年

四自令九十
七月兵部尚書張閱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
豐六年泛濫之後潮流往來率無寧歲而地年水勢
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
民田及鹽亭陸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
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海口二十里運河
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
膏腴平陸皆漬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
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
判官盧宗原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
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

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上興築自古江水浸
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九九所計四萬二千
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
判官日已興政和好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
沈鏐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
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致侵
害乞依大和寺岸用石砌壘乃命劉訥濟修治八月
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
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
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岸

四庫全書
卷之四十九
六
一
隨潮啓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專
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牘於是登
運副使應安道言九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
先開崑山縣界萬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
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
舊置牘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漕擾甚七
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
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
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牐
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宜比多損壞詔檢計

修復六月詔兩漕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
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
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秘閣
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荆漢閒荒瘠彌望率古
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閘水門溝澮之跡猶存近絳
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熙寧舊渠以廣浸
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且廢矣何暇復
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效明白者亟以名
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切措置水
利農田所奏浙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湖灤自

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丈尺
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降
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
四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
官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
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
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
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
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

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助運水從之
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
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
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
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

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貽盱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

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阻上下不通欲拯其弊宜於真州太一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渠莫待賢壤使諸壩不為瓜洲真泰二河所分於此神相近作一壩權開漕道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此言是後帝先旨謂利云三年二月詔處之鑑湖明之廣德湖置高曰下流漕運自勿漕漕致失常賦又為高塘壩所占兩州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定言如前所置即為高田制應如不流漕既者並議以于民三年三月詔置高塘壩之河及

四百八十一
濶狹隘隘...
委向子...
又命王仲...
常潤運河...
及今官...
滯網運...
官吏互...
官同庶...
江府總...
民田又...
缺不能...
州縣官...
復言池...
至二十...
言舟至...
餘里若...
里風濤...
又詔宗...
至鎮江...
清康元...
宋也...

四百八十一
濶狹隘隘...
委向子...
又命王仲...
常潤運河...
及今官...
滯網運...
官吏互...
官同庶...
江府總...
民田又...
缺不能...
州縣官...
復言池...
至二十...
言舟至...
餘里若...
里風濤...
又詔宗...
至鎮江...
清康元...
宋也...

多旱歷代皆有災備者必得善法者則民安矣
為田後復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者田而為湖則
涸民久存何所收租稅無計可賦悉歸官用而官司
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算可已盡括東田廢湖為
田皆復以為湖廢幾涸祭之民始復故業詔相度利
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曲私修農田水利
後元豐官督務十頃以上該縣一官下至百頃皆
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官常平於十頃增立
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大益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志卷第四十九

志卷第五十

宋史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河渠七 東南諸水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
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牒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
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
撫司毀拆真陽堰牒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
以資敵用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
至淮口運河濶濶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

鑿堦下河東接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
提舉徐子寅言淮東監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
澀自揚州灣頭海口至鎮西山先寺前橋蔡頭計四
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
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濬導
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
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
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
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
屏蔽益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

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泛溢滄沒
田產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
工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真居至
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繞過風潮怒盛即有衝決之
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
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
然後可辦望今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
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
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
登濬源為塘用積旱歲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

置司真州以管轄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
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
壘成堤以受春開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趾可以修
築為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監綱糧食漕運使命往
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
周回塘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
街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
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守臣請於千秋澗置
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洩入大江遇歲旱灌溉田疇實
為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

州真州兩牌溝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牌久
不修治獨潮牌一坐轉運提塩及本州共行修整然
迫近江湖水勢衝激易致損壞古共州二牌亦復損漏
今有司查理上下二牌以防走泄從之紹熙五年淮
東提舉陳頌之言高郵楚州之間設湖激浸甚苦其
湖宜築立堤堰以為漕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
至於乾涸已具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
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五其
堤岸廢壞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其
諸子餘惠祿數年後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

用煮揚州墟鎮舊有得勝乃泰州城北之處其地
亦於此初立斗門以引射貽元長以來聚湖之水
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書應山陽北至淮
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達於海
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堤十
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為名錢諸聖意淮田多沮洳
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判官

浙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
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苑因命

弩數百以射潮頭又築禱胥山祠既而潮避錢塘東
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
乃莫遠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浙江擊西北岸益
壞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即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
運使陳堯佐畫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捐授以
護其衝七年給等錢罷去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
守勳經度以為非便請復用錢氏舊法實五於竹籠
倚疊為岸固以椿木環亘可七里新材役二凡數百
萬喻年乃成而鈎末壁立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
能為害至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積久不治人患壅滯

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擇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
修塘隨損隨治夏頗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嘉其
功封亭江侯及尚宗紹興不以錢塘石岸毀裂潮水
漂漲民不生居今轉運司同監安府修築是宗乾道
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詔令臨安
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復令有司自今江
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為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月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大方言江潮侵襲堤岸乞
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天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
責或有潰決然有攸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李衢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湖
江東接海門胥濤澎湃稍越故道則衝起堤岸蕩析
民居前後不知其幾慶曆中造擇江五指揮兵士每
指揮以四千人為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
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椿石沿江置場稽管
不得移易他用仍遣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
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衝專一鈐束修江軍
兵值有摧損隨即備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潮衝溢堤
岸即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

一撥湖兵士千人畧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
田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抗之為
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
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
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為葑
田則舉城之民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
頽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
間菱蕩較米所獲五費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
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
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

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
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不應溝則當勞人遠
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
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及齷葑為界以
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
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縣尉以管勾開湖司公
事繫銜軾既開湖因積葑草為堤相去數里橫跨南
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行人便之因為
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置
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若

包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湯鵬舉
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宗言西湖水面唯務深
闊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
舊招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
人為額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茭菱因而包占增疊堤
岸坐以違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
茭蔓延西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
圍裏種植荷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廢將
如越之鑑湖不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
居民不得再有圍裏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
比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
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
五年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
郭穿闌閘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
騷然自胥吏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
某處置土某處置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
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
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
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

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恃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益橋二河各卜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關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洶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使之紹興三年十一

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威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畚牐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餽屋取費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

石家史志卷五十一
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牌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戽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之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二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度幾河渠復通公竑為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宗出公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小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淳

熙二年兩漕漕臣趙璠老言臨安府長安縣至許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牌遇城中河水淺涸落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牌板聽舟楫往還為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古渠多被權勢及百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凡礫以致填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點檢勿令侵占并拋颺糞土秩滿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勘違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

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濱莫此為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常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洲港潰蕩為一壑今聞湖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乎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牌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

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湖西諸司條具築標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為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海塘衝決命制西堤舉劉庠專任其事既而庠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向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為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已不惟

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
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為利害詳今
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鹹潮泛溢陸
地淪毀者固無方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
衝損過太湖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古塘以捍鹹潮
所築塘基址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為六十
里鹹塘近北則為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
北則為淡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
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為害當東就袁
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

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
築兼縣南去海一里餘事亦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
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今尚見管橋石就古塘稍加
工築壘一里許為防護縣西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繁
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當計用椿木脩築
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為然

明州水紹興三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亭院
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
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疑守越接昇守明湖為鹿
奉始廢湖為田自是歲有旱之患乞行廢罷重復

為湖如江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園田皆當墾定與復
詔逐路轉運司相度開奏乾道五年守臣張孝言東
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為園壘
石為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在縣令陸南金開廣之
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慶王循之中有四所七堰
凡遇旱涸開牖放水溉田五萬畝比因豪民於湖
塘淺岸漸次包占種麥荷澤塞湖水紹興十八年
雖曾撫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麥根蔓延修塞水脉
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廢者不淘濬修築不惟
浸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
因得土修治塘岸實為兩便從之

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六年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
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徑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
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者少有溪水
流入上河自春但夏不雨令官吏檢平開淘沙溝及
濬港設又於堰上壘置沙石運使漢陳盡入上河其
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碑牒三所曰高金曰積
積曰行春烏金嶼又名上水碑昔因倒運運者為壘
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無壘者
泥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碑嶼面石板之下歲久損

堤壩每受潮水溢溢奔突出於石壁以致破湖家
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堤
壩又有朱穎堰與行春等堰相連堰下江漢通漕大
海今春閘雨上河乾涸堰身塌損以致湖漕透入上
河使農民不敢重注溉田乞修砌上水山金諸處壩
堰仍選清樞館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湖轉運使向子諤言鎮江府呂
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動尋遣官屬
李澗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
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蓄蓄

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
一帶良田亦被滄沒以臣臣巴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
二斗門一石碓及以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
利乾道七年以臣臣原言丹陽練湖指員四千里納長
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可集水其在唐之
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侵緩其禁以惠民然
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湖言及盈滿雖欲無一涓
或洩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一尺矣矣是以後之屢
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蓄水盡家園而旱為田
遂致於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聖慈鑒察

立為盜決侵耕之流者於今不復見矣
田獲灌溉之利清渠未改河之流
專一措置修築慶元五年而湖善
鎮江府守臣重修言歲雨而湖善
防虞為便利從之

湖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至鎮江
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圖輸臣奏金
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
冬臣僚言運河之漕自北關至秀
自可潴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
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以無沿河
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
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連三四淺也
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石州杉青
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五平江閘
許墅高角溪新安溪將四子堰亦
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運可無錫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
若從舊修築不獨潴水可以通舟
有揚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

無旱澇之虞矣

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壽年巨壩二所則無
湖港諸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六季湖多淤
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復莫
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至嘉定間臣僚又言國
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
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海經行運河盡履平地
川廣巨艦直抵城蓋甚便也此平以來鎮江海口
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惟東總領及本府
守臣公共措置開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

源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
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浸遠漕治不
時日久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為田熙寧中盜為田九
百餘頃嘗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為湖
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為界內者為田外者為湖或
未為湖者務為進奉之計遂廢湖為田或輸官
自時為民教占為田為泉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
十九年十一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嘗嘗欲
盡乾鑿湖云可得十萬斛未朕謂是過歲旱無湖水
引灌則所損亦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

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行所立碑石之外
今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墮廢今欲發四
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濬又移其城百人以備撥
漕濟治差糧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吳年為名二
年芾又言修鑑湖全藉斗門堰牌蓄水部泗堰牌尤
為要害凡遇網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過堰兵避免
車拽必欲開牌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其湖水且部
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牌今之廢罷其後
芾為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頃
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牌十三所夏秋以來時雨

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為
利較然可見乞將江江原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
自然牢固永無溢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
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澁今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
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澁
壅障輟壞阻滯網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
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捺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
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牌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
乾道三年守臣言募八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
里并濬濬運河十二里通便網運民旅皆利復恐

朝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網運至多宜差注
指使一人專以開築西興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
五十名專充開築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
屋居之

常州水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創二港上
自運河發流經營田復至下流折為二道一自劉港
一自一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力帶沙填塞上
流游淤積流洩不通而中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
柵拘攔稅船每潮來則淤積為木橋所壅於塞益甚
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中創二港並讓江陰軍

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濶庶協力皆辦又孟
瀆一港在犇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與縣界沿湖
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
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
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清臣姜詵等請
造蔡涇牐及開申港土流橫石及濬利港以洩水勢
六年三月又命兩湖運副劉敏士湖西提舉為詳於
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東開河置牐道行
蓋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時啓閉牐堰五
月又以兩湖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宜興五瀆上下

兩輝及修築神裏堤岸仍於郭濬口旁即廣備水
築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
鑄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輝通放各舟得熙五年或
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以西橫林小
井及蕪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區以通漕舟九年
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深港曰港黃田港夏港
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恭伯濬烈塘江陰之東
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松港令節港皆古
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壅塞不能
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早

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
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
特七十餘里若用上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
其南曰西蠡一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
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
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隄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
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
堰勝有三利焉陽羨諸濬之水轉趨而下有以節之
則官濬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濶溢之患一也自常
州至望亭一百二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

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不盡之交重網及使會
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一舟楫後免車馬
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禾元年守臣李珣言
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之北連震澤西接滬湖
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盡河南戚
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益濱烈塘橫
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汶
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
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謂渠東起望亭西上呂
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

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
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忽闕江湖退縮渠
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
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詰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
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盡河直湖烈塘
五瀉堰日為淤土淤漲遇湖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
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鑿支溝別港
皆已鑿矣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
也况漕渠一帶網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延延喜為
水阻運使阻一入冬月洋使客作填白木科役

百姓不堪其擾嘗特由故事而已望委導運吳郡
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
蓋還昔人遺跡乃於豐亭修建上下二神固護水源
從之

吳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子祥言秦淮之水流
入府城別為兩派正河自鎮淮利橋直往大江其為
青溪自天津橋出柵紫門亦入於江緣柵紫門地近
為有力者所恃遂築斷青溪水口初為花園每水流
暴至則泛溢浸傷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
使青溪直道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既而汪澈奏

於西園係異時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
孝祥又言秦淮水三源一自華山西由句容一自廬山
由深水一自深水由赤山湖至城東南合而為一
紫迴綿亘三百餘里溪港港皆一水盡歸馬涼上水
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水門長開自兵變後初置
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宜水無流通不快無兩岸
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及築石不許侵占秦淮既
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於東門外疏濬一澗有頤聖
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大雨連綿上源青溪則
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溢之

意今一半淤塞為田不種者不惜墾畝之田疎
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若議言水濘之害
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濘既成又大江端漲其勢
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慢築所致且上水門砌壘
屬正不可開闢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
門砌壘屬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去兩岸
積壤使河流通快況城中業行宮壘南三方不宜開
鑿從之嘉定五年守臣吳度言府壘在北據大江是為
天險上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口吳置六渡一曰
烈山渡籍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以五日為額渡龍

灣渡東湯渡大城堙渡岡沙渡以籍于府司亦有河渡
錢額六渡歲為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
為工初無廩給民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
法別置私渡左右旁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
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猶憚往來而車擔牛馬幾不
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索錢物竊以為南北津渡
務在利便不究簡老而但求征課臣已為之繕治舟
艦選募善舟楫使遠處巡檢兼蓋渡官於諸渡月解錢
則測量江面開板計物貨重輕酌量減率三之一
或四之二白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雖勝約束不得過

收邀阻乞見東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年錢如額解
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餘給官吏
高積水手食錢今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
送府司依律處置他私渡不使姦民喻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
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
于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歷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
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吳淞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
南浦口敵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
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分作埭或斗門及漲涇堰兩

荆築月河置一埭其兩社金口基址並以石為之啓
閉以時民賴其利十三年兩湖轉運副使張叔獻言
華亭東南枕海西連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
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下拓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
故古未築堰以禦鹹潮元祐中於新涇塘置埭後因
沙淤廢毀今除十五廢築埭及置石埭外獨有新涇
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潮奔衝津塞民田今
依新涇塘置埭一所又於兩旁貼築鐵埭以防海潮
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流自合築埭又欲
於招賢港置一石埭蓋楊湖歲久今稍淤礙自當

開濬上曰此海濱膏腴之方今邊事寧息惟當以農
事為急民事以養為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
下今置埽其利久遠不可博一時之勞十五年以兩
湖路轉運判官吳炯奏請冲刷西常平司指買錢穀
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
浦埽壘次泄水勢高水大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丘
寔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
七久皆捺斷不通東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捺
海水往來遂言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
勢湍急其港面闊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

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
築堰決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
港止可捺堰不可置埽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
置兼一日兩潮遙放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
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夜啓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
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小十六亦合興脩從之八
年寔又言興築埽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
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兼衙
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為殿取仍令巡尉各地方巡察
詔特轉丘寔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趁時

我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海官招
撥主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早薄處特加
修葺令知縣尉並一兩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致
廢壞淳熙九年又命一可臣道無志營一高工修治海
鹽縣常豐橋及八十一堰填務令高守以國護水勢
過旱可以儲積十年以劑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
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位接松江之流之亦西旱即開西
牌堰放水入泖湖為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慶兩制漕臣陳彌作言
疏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萬餘工

其所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漲以
入潮退則沙沉沉墜漸致淤塞今依舊招置閘閘

江兵卒次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不用

兵卒駕船遇潮退搖蕩隨之常以沙泥隨潮退落不

致停積實為久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兩守臣與

許浦駐劄咸世明同置措開濬并浦港三句訖工

黃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潮東樓奉句昌奏言昔置黃巖

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二

十六處皆以概田元有五勝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牌

約費二萬餘路乞詔兩制漕司於窠名錄內支撥明

年六月昌泰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
置常豐牒名為水入江其實縣道故今舟船取徑
通過每船納錢以充官費一日兩朝一朝一於錢過
旱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牒築為平陸乞戒自今
永不得開鑿放之江湖庶絕後患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
江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隄一處地名黃潭建
炎間邑官開決放入江水設以為險阻以禦盜既而
夏潦漲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
始塞之乞今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

淳熙八年襄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水渠在中廬
縣界擁馮水東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
守王寵嘗鑿之以引蠻水謂之水里溝可溉田六千
餘頃歲久埋窳乞行修治既而果又修護城隄以捍
江流繼築救生堤為二牒一通于江一達于濠當水
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之于江自是水雖至隄無
湍悍泛濫之患焉十年五月詔疏木渠以渠傍地為
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毋復取慶元二年襄
陽守臣程允萬言募工修作鄧城水豐堰可防金兵
衝突之患且為農田灌溉之利三年臣僚言江陵府

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寧中鄭獬作
守始築長堤隔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流每遇漲
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圮動輒數十丈見存民屋岌岌
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司發卒修築庶
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
而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
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饒
道亦出於此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
舟宋初計使邊詡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

河渠事重開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
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抵接全州大
江其渠近百餘里自靜江府經靈川興安兩縣昔年
並令兩知縣蔡奇兼管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秩滿
無闕例減舉員兵興以來縣道動且不加之意吏部
差注亦不復繫銜渠日淺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
運司措置脩復俾通漕運仍俾兩邑令蔡奇兼管務
要備治從之

卷之五

論已乾歸後年運

已乾歸後年運

論於不復繫相風

論於不復繫相風

論於不復繫相風

論於不復繫相風

